

孫執升先生評

重訂東萊博議

大雅堂梓行

東萊博議敘

蓋聞孔子以暮齡而作春秋于洙泗之間乃游夏號文學之雋不能贊一辭而獨與左丘明何也謂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

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夫作史
不獨以其才焉其心行貴直直則不
隱其好惡貴公公則不私劉子駿有
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與
之共議而書往其不隱不私當必有
當于聖心者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

閔之與親見其詳略有不同也然則左
氏固非一傳之比而東萊獨博左氏之
議而命名者蓋取諸此而一氏該之
矣惜秦火之後傳左氏者始則魯國
桓公趙則貫公膠東庸生無大發明
繼則劉歆賈逵杜預之徒未能深明

作者之意而猥以文義稱遂令後之
儒者從而誣之艷之甚則非之互為
詆譌各立門戶是非長短籠聒分競
日自嘵嘵不暇而何以定二百四十
年之功罪乎夫春秋非魯史也上之
則天子之事下之則齊桓晉文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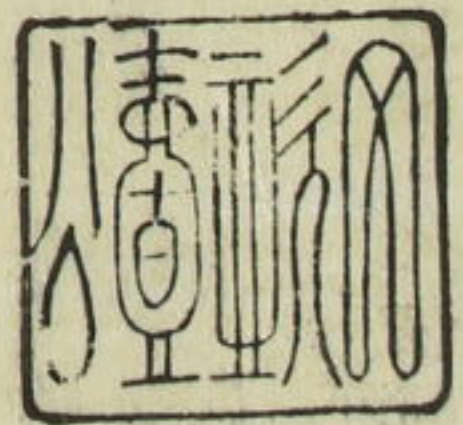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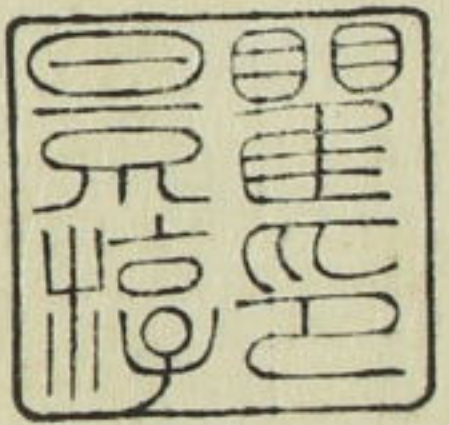
雖謂之周書可也何也隱以前周天
子令猶行于列國隱而後始大陵夷
始于魯隱繼詩下以存王迹筆為魯
史則自周公魯公而下皆當評記而
大書之而曷始隱也且春秋凡魯僭
禮如三望如郊禘俱備書不貸曷為

其以天子與魯也夫子號素王安得
以天王之權而假魯若謂天子假天
子之權以褒貶人業已自僭竊曷以
討僭竊乎由是而知丘明可稱夫子
之素臣而東萊又可稱左氏之忠臣
矣是編之傳東萊自叙之詳矣

顧梨棗日久不無魯魚亥豕之訛不
佞詳加評品重梓以傳嗟嗟明月夜
光處窶人子之囊而市珠者至詆以
魚目非珠之罪藏珠者之罪也若左
氏固不私其藏得東萊以發之後之
作者其能無善發東萊之藏者乎是

爲敘

虞山後學瞿景淳漫題



東萊博議序

余既評鍾伯敬史懷而行世矣復謀所以通古於今者夫今之文瀾浩漫以辭議相高新陳錯而翻案竒何渠能如古之折衷於聖王之道哉余竊憂其為橫議耳闡中之業

聖祖以為人品心術之攸關而識者以卜
氣運人材之升降有世道之憂者柰何
甘為之倡而不恤為名教地乎東萊曰
先生家傳文獻學有淵源當時退居東
陽以進勉後來為己任故所著有博議
一書先生亦自題之為舉子課試之資

今讀其文粹然大儒而論必衷於正道
脩身治世兩無忝焉先生殆亦為當時
砥救焉耳而顧自云播其病以求療於
諸公長者則界痿痺而聖賢救之以功
先生之托指可知矣蓋世與言子輿氏
之所謂不得已也遠古無論即吾夫子

之作春秋而寄其意於知我罪豕夫子
亦惟恐人之不之知也與瘼不相關無
寧求罪焉則何也論議艱則僉壬慚是
非公則悖亂阻夫行而不得遂謀而不
得成險巇幽僻之徑塞光明正大之路
開則必有畸行邪說以相與混淆而角

逐之中材以下決擇其難之矣虞廷精
一之授受而兢兢於人心道心則從來
理之為欲障也久耳風會益衰欲益波
而理愈渺夫子以筆削奮其滌靄之吹
噓而療春焮在之病者立萬古之方書
也丘明氏別其溫涼燥濕之宜而公穀

二子間以發其南北川嶽之用而夫子
不憚致願於知臯者則以知聖賢者見
千萬世之病而病之如以其身爲者也
惟夫子以賞罰二百四十年者爲揭之
太塗之醫王而萬世之精神心術之疾
瘵惟左公穀三子互闡其致病之繇而

萬世論列紕謬之症顯而今之大病乃
反見之經學舉業之中豈非處方定劑
者之過也哉抑亦有本爲朽腹而應世
類如饑者之觸寒暑窺牖而譚天類如
醒者之飲酖毒倫行未脩而徒以文章
自命又類如癘瘋之搏飯而強食也其

陳序
為病不更侈大乎余所以慨慕於伯恭先生而漫為之廣其指其以自揭其深痼隱疾云爾

壬申春日黃巖陶珽識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序

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

東坡志林 卷之四
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褚中解其歸裝
無虛者並舍媼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
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
應之曰子亦聞鄉隣之求醫者乎深痼
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
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覩然忘恥
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群而索居

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
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
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忽
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
試以爲媒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
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適或侮而
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

東萊 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論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

東萊呂祖謙伯恭撰

序畢

凡例

一博議一書其文前後辨論俱有關係最宜通篇熟讀舊本句解其下不獨礙目并其旨趣俱若格格不屬今悉改正殊覺誦覽爽然

一東萊立論以聖賢爲宗其行文惟求達意不尚深辭且論議皆春秋之事又非訓末學可知加以膚淺之註轉屬贅疣

今惟一二隱僻之事釋之篇末以備稽考其餘在人口耳者悉為刪去一名賢評點甚夥不能具載惟彙輯其着脉當理者標于上以識異代同心云爾一舊本不獨魚魯多誤其中錯落何可勝計今俱細細較正一字不訛未必于東萊無小補讀者當自得之

東萊呂先生博議目錄

卷之一

鄭莊公共叔段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臧僖伯諫觀魚

用兵

隱公問羽數

鄭伯侵陳

盟會聘享失禮

穎考叔爭車

卷之二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郕鼎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齊鄭衛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卷之三

詹父以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莫敖屈瑕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威公文姜如齊

楚武王心蕩

卷之四

鄧三甥請殺楚子

魯莊公圍郕

妖祥

齊魯戰長勺

宋萬弑閔公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

卷之五

鬻拳兵諫

卜筮

曹劌諫觀社

晉殺其世子申生

齊侯救邢封衛

管仲言晏安

卷之六

齊仲孫湫觀政

晉里克

衛懿公好鶴

齊寺人貂漏師

鄭孔叔申侯

齊伐楚

楚滅弦黃

卷之七

楚文王寵申侯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葵丘之會

衛侯遜位激民

梁亡

用人祀神

卷之八

宋人圍曹

隨叛楚

宋公楚人戰于泓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圍逃歸

卷之九

魯甲邾不設備

成得臣郤獻子

晉懷公殺狐突

賦詩

衛禮至為銘

周與晉陽樊溫

卷之十

鄭子臧好聚鷓冠

楚滅夔

臧文仲分曹田

先軫死狄師

相術

晉侯朝王伐衛

穆伯襄仲

宋蕩意諸

卷十一

楚范山請圖北方

文之無畏

長狄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狼曠死秦師

楚人滅江

楊處父

宋華耦辭晏

卷十二

季文子出莒僕

宋昭公子武氏族

宋華元羊斟

楚鬪椒

楚子問鼎

楚箴尹克黃

荀林父伯宗

孫公歸父言魯樂

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目錄終

東萊博議

三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霖亮父 校

鄭莊公共叔段

出處

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北鄙西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救

馬遷曰
難生難生

東萊博議

貳以為已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曜厚將崩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而入於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

評註終篇以莊公用心之險立說謂莊公獵者之誘獸其用心之險至於舉朝舉國墮其計天下後世受其欺可謂險之至矣只一險字作終篇血脉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

先生曰
鉤餌二字對
陷阱之字

轉顧

唐荆川曰以
漢獵影出莊
公之至險真
擒生手

先生曰
四非定三相映
字字諫心

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為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

又推深罪

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

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六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

轉顧

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鈎者之自吞鈎餌

哀莫大於心死出莊子齊物論

聖元美曰到此翻出至拙不獨文章奇幻立義實深

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共音恭大音泰

唐荆川曰以漁獵影出莊公之至險真擒王手

周鄭交惡

出處

隱公三季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

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異虢公政鄭

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評註 終篇以名分主張首責左氏不合

周不合與鄭交質不以天子自處自失君臣之分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

王守溪曰
開口便入
晉三寸

揚用脩曰
進責平王
識所重矣

齊魯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辯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與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

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温之麥洛之禾宜其細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至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化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

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待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槩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

王鳳洲曰
詞嚴義正
左氏自應
心服

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
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
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號音 廵音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

宋穆公立殤公

殤公即與夷

出處

公羊傳隱公三年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固不若愛女以為

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與夷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按博議取公羊

之說故錄于此

評註

責宣公好奇好高不傳于子而傳于弟所以啟弒奪之禍

東萊博議 卷一 七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于弟以爲竒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旣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竒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

爲竒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竒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于仞之淵津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人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馮憑

臧僖伯諫觀魚

出處

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評註

以禍理心三字為經以畏信樂三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

汪伯玉曰
快論千古
不廢

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邪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鍾豈非徒以理論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

一篇主意
重在此

吾說窮矣滅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
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
使入畏可使入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
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
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
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
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
之心怡然自得睟于面盎于背暢于四支則將
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

鍾伯敬曰
談何容易

孫月峰曰
雖行議論
文章何嘗
不工

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
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況一勺之棠水平
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
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言而止者
是特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
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足為雖勸之亦
不肯為矣

唐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張權輿叩馬諫曰昔
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弑秦始皇葬此山
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
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往

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謂
左右曰彼叩馬者之言安足信哉
唐憲宗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有云
梁武帝崇信佛法其後侯景叛攻破建康幽
武帝於臺
城而殺之
魯莊公欲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
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是非君
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舉矣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
周景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鍾音
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
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于物物則嘉
成故和聲人于耳而蔽于心心億則樂窳則
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

矣王心弗堪
其能又乎
樂音
歷歲音
貴

用兵

出處

凡十餘事皆春秋時用兵以奇計取勝者今以文多不錄

評註

以誠字為一篇血脈謂君子用兵一本於誠彼之詐謀無自而入

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友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

誠者融才智机術而歸至明者也非愚頑情情而假其名者也

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皆除雖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極其詐計於千百千萬君子待之於誠而已矣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逸彼常動而我常靜以逸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黥髡相望而宋襄陳餘之流每為天下笑抑又

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以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以一杯之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董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隱公問羽數

出處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官將成隱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

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

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評註

魯僭用天子之禮樂又矣隱公豈不知所用之羽數而猶問之衆仲

蓋隱公之心謂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八佾于義理有不安焉惜乎衆仲不能推

廣隱公之意因而糾正魯國之禮樂而但用六佾于仲子之廟失此會為可惜哉

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心知

孫月峰曰
文章錯落

之身安之又何待於問邪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禴祠蒸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真不知邪是必有天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隱公益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夙然不安發於

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爲仲子一廟而止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爲衆仲蓋申告之日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廢周公之樂邪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欲傳之萬世而身

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
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
子之朝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
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
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
之厚而待周公之薄邪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
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
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

穆文熙曰
抑揚有法

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
盡知況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故末流之弊
至以陪臣而舞八佾重形夫子之嘆嗚呼隱公
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夫子之嘆在於三家
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禁於
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爲隱公惜
也

鄭伯侵陳

出處

隱公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成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

評註 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如陳侯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

出自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

唐荆川曰

首三句已

括盡一篇

大意

忽者豈非禍之門邪然則推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彊而謂百姓何能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為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是則何能為之一語安得不力詆之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

又推廣之

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為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

秦始皇焚書以愚黔首而遺蒙恬伐匈奴
奴桑長城陳涉一呼天下共起而秦亡
漢武帝用主父偃之議詔諸侯分王子弟于
是藩國始分宗室削弱委政外戚威柄下移
卒成王莽篡國之禍

晉武帝時五胡雜處中國江統作徙戎論以
警朝廷不能用其後五胡亂華社稷丘墟
隋煬帝惡聞盜賊虞世基不以實聞但云鼠
竊狗盜行將殄盡帝以為然由是盜賊徧海
內帝弗能知其後江
都遇弒隋祚遂移

盟會聘享失禮

出處 凡二十餘條皆春秋時君臣盟會聘享始於失禮終至死亡者今以文多不能盡錄如篇中所引亦只四條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蒞盟敢如忌桓公九年曹太子朝魯奏樂而嘆僖公二十一年天王使賜晉侯命受玉情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與叔孫昭子坐語相泣也

評註 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春秋君臣當家庭隱晦之時未嘗持敬故一且盟會聘享當顯明之地雖勉強修飾終不能掩所以啟當時旁觀者之譏觀入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

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泣眾之容必肅於閒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邊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啟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邪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嗤可指者相望於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姦者每為善於人之所見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胡不

孫月峰曰
一句轉

鍾伯敬曰
妙喻

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脩飾終有時而不能掩歎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

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無不發見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眾必先無得罪於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斲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于其側又將若之何

穎考叔爭車

出處

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治兵於太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

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太達弗及子都怒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

叔取鄭伯之旗登彌以先登子都射之顛

隱公元年鄭莊公伐太叔段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

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此言何謂也公語之故對曰君何

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子母如初

評註以考立說謂穎考叔能盡其孝於事親之時而舍義以回莊公之心

傳首附
于許城下

乃其不能推其孝于治兵之時而爭車以取殺身之禍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于品物根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常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于人則全

揚用修曰
以不能推
作主

王元美曰
明盡

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不能
推豈非人之罪哉穎考叔以孝聞于鄭一言而
回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
之外者柰何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惜
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
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
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受兵之
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

講方山曰
褒揚抑
大有操縱

輶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
見親于羹而不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
敬為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于太宮矣推事親
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輶于太達矣惟其
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鬪狼危父
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
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
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
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

孝則考叔之勇政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場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

大音闕於葛蝥音伴

東萊博議卷之一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宬 校

齊魯鄭入許

蝥弧旗名

出處 同前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取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取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來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評註 三國同謀伐許齊魯無功不敢受鄭雖有功而不敢專可謂善處功利者也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

汪伯玉曰
不磨之論

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為疎變恩為怨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已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伐蜀艾平蜀而會殺之王濬王渾

鍾伯敬曰
縣許字法
妙

同伐吳濬平吳而渾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則三國禍矣許地雖褊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競之況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而齊不敢受舉以與魯而魯不敢受卒歸之鄭而鄭伯猶不敢絕許之祀縣許之疆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齊魯無功而不敢攘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已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是心也豈特可

用之戰陣之間哉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息侯伐鄭

出處

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

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

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評註責息侯不安於小國之常疑鄭陵已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之招也天

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

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不知其不可離

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

孫月峰曰
一句轉入

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息之為息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祇慄危懼猶恐不保況敢與人爭較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能自處於小國之常則鄭必不能自違於息息亦未必取敗於鄭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有違

筆本寧曰
立論感慨
大儒絕妙
文字

言鄭不加兵於息息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困厄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邪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而奉我

此段議論
警策之甚

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
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
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於治我之事也何暇
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弑隱公

出處 隱公十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
公而請弑之遂弑隱公于為氏而立桓公
初魯惠公元妃無子而繼室生隱公其後
惠公再娶生威公隱威皆非正嫡而隱居
長當立隱公攝居君位以待威公之長而遜
國與之

○及當作父

評註 謂隱公之弑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
年去位不亟遂蹈弑奪之禍非為義而得
禍乃為義不盡而得禍也後之為義者監
隱公之禍
敢不勉乎

凌季默曰
東萊文字
每以友振
得勢
威公即桓
公東萊避
欽宗諱故
也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利者人
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
不肯為況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
之威公威公反不亮其心而弑之有甚高之節
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
吾之所聞則異于是焉人皆以為隱公之弑敗
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可以勉天下為義之
心是何邪隱公之弑非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
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跡甚顯當威公幼

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蓋粉威
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介然之隙
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
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
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
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威公之謀焉使隱公勇
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牆
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
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

身家世譜 卷二 六
不忌是必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
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爲其少故也吾將
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
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卽授何謂將
授當管卽管何謂將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
容有所謂將邪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威公之
疑而卒至于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
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太過況心
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然則君

子之爲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
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爲義
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息而不復前矣故
曰勉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

汪伯玉曰殺身成仁義何嘗不禍哉然備責
隱公處議論殊快人意

臧哀伯諫郕鼎

出處

桓公二年宋督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郕大鼎賂公取郕大鼎于

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云云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評註

謂桓公弑其兄而奪之位魯之賊也臧哀伯不能為先君討賊反為忠言以補其闕其于威公信無負矣寧不有負于隱公乎

鄰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

之則為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邪臧哀伯之諫郕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威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刺刃以戮之況哀伯魯之世卿有祿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補其闕其於威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

唐荆川曰
引論甚確

公邪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鬪毆以斬關而槩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槩鬪毆微罪也彼威公親為弑逆而不息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郅鼎之諫忠諫

丘璠山曰
數語大義
凜然哀伯
實無辭以
對

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于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向若威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瞋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邪吾嘗謂羽父之請為威公畫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威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晉封曲沃沃併晉

出處

威公二年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木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敵之戰生命

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云云

惠之二十四年在春秋前晉封桓叔于曲沃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其年

王立哀侯于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七年曲沃伯殺小子侯莊十

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評註 嫡庶長幼之分天實為之晉穆侯於宗國之禍周主又從而封之致使後世庶

奪嫡少陵長皆晉與周自亂其天然之分以致無窮之禍

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為也聖人制

王聖俞曰
引証確

為定分有國家者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由開闢以來共守是分而不敢變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遠巡却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私欲之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幼之定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私愛命名

東萊博議

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爲周
王者又從而寵秩也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
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後世始知人可勝天庶
可奪嫡幼可凌長篡奪之禍史冊相望約中國
於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噫
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
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
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
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

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衄惟守之以天然後人
莫敢與之較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者
乃有國者之所恃也無故而亂天之定分是自
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王元美曰嫡庶長幼歸之于天令人恨不得
急不得爭不得自是文章得大主腦處末一
段精采陸離更見力厚

鄭衛戰于郎

出處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戊

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以其為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奔衛鄭來

戰于郎鄭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

評註鄭忽救齊有功自謂過人至欲躡王爵而又伐魯初不知盛德大功皆當

為之事何過人之事何哉

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兩端之外哉古今以驕矜為通患抑未之思

王莽之曰
議論博大
自能服人

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邪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為邪則亦饑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為過人亦惑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邪甚矣其惑也鄭忽救齊雖曰有功然揀災恤鄰亦諸侯之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

王聖俞曰
高論

鍾伯敬曰
刻畫處
眉俱動

祿而欲蹊之，又從而加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處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帥之時，囚二帥，陳俘振旅以獻於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餼饋之際，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甚而詆以狡童，曾不以君視之。受侮至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

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唯視外物以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知也。一身不能自主，況欲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出處 桓公六年初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太國何為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不從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昭公奔立突將死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七年鄭弒昭公

評註 為國而依人以為重不惟人不足依而禍實生于所依焉使鄭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忽之失國在于微弱而不在辭昏也

為國者當使人依已不當使已依人已不能自

孫月峰曰
攻擊辨原
愈精愈微

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常存可矣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謹事之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及阝于楚師析骸易子晉迫于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彊盛者宜莫如晉晉猶不可依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爾抑又有甚焉者魏孝武脅於高歡所恃者

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乃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爲安者其患夫豈一端邪人皆咎鄭忽之辭昏不能依大國以爲固殆非也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以微弱致禍遂并以

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得之於辭昏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信斯言也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吾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

子苟不以人廢言釋然開悟則天下之福無在
我之外者豈曰小補之哉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宥 校

詹父以王師伐虢

出處 桓公十年虢仲諸其大夫詹父于王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評註 以理分二字上說謂一犯分而訴其
君雖直而亦曲矣豈有犯分而得謂
之直乎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
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

謂之謂
一作對

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
 凌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世之分亦何為
 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
 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威王詹
 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以臣逐君固可
 罪矣然人之外是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
 父雖直臣也威王不當以曲直之理廢上下之
 分耳其罪威王則是也其所以罪威王則非也
 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

孫月峰曰
 字名言

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
 也為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以矯
 威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為萬世訓
 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隨世俗之見也
 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
 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
 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
 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
 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

會疏得明

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第
 之終見者先有終見之曲不必復問其所終之
 事也臣之訴君者先得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
 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咍未訴君之時其理固
 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是詹
 父之直因訴號公而曲也元咍之直因訴衛侯
 而曲也周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
 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
 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

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
 之曲下不知吾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安得
 有犯上之釁邪惜夫威王昧之而不知襄主知
 乏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也
 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安能洗犯上
 之習而還于古哉

所謂分者理之所謂分也犯分即犯理字字
 名言

虞叔伐虞公

出處 桓公十年初虞叔有至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襲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也

評註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此二人能以貪財之心而求道以吝財之心而求道則所得詎可量歟此是就常說中發出斷意所以為妙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名雖不一而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

不立冒頭竟作斷案又一格

王守溪曰洗發名理顯然

季默曰胸中筆下無一痕渣滓

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怨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然則如之何曰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從而有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冰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

鹿門曰此論從孟夫子好色好貨中得來

題意易了必翻入末章製緊處

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以求財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必求為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異世所以指虞叔為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異向之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曷嘗有二念哉

戴軫一國名

楚莫敖屈瑕

出處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鄆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闞廛曰君次于郟郟以禦四邑我敖以銳師宵加于郟若敗郟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何濟焉莫敖曰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疑何上遂敗郟師于蒲騷○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托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八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闞廛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莫敖狂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

鄧曼楚武王夫人

諫者有刑及駭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六敗之莫救縊于荒

谷

評註 謂屈瑕初受教于鬬廉以取蒲騷之勝後用采樵誘敵之策以敗絞人便

謂能盡用兵之術矣卒取敗于伐羅軍敗身喪貽笑後世蓋屈瑕之死生係于伐絞

之勝敗也

注南溟曰
議論能品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于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

凌稚隆曰
入題便捷

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揮鼓徑進亟犯太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厖澎湃奔鯨駭蚪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漿失柁身膏魚鼈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于蒲騷自知將畧非良委計鬬廉教以次郢禦四邑者鬬廉也教以銳師宵加于鄖者鬬廉也教

楊用修曰
此東萊下
篇主意

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關廉也無小無大
惟關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
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
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
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筭無遺策凡天
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
須折箠答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
軍債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
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

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
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思昔以用
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
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
其能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關廉之謀
今採樵誘敵之策豈亦關廉教我乎此所以堅
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
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
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

鍾伯敬曰
前借豫舟
為喻論定
未以天子
廢人一段
繳結大有
關係且文

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
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
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辨乎
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小
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
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
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
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
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二勝

字波瀾洋
溢

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邪

東坡志林卷之八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出處 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
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
 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
 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
 婦人宜其死也○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
 有寵于令尹子南不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七王每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
 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而
 輟觀起并疾請尸既葬遂縊而死

評註 雍糾欲殺祭仲而謀于其女楚子欲
殺子南而謀于其子雍姬告之而殺
 其夫子南不言而殺其父君子處雍姬棄
 疾之變則當如何斷之曰此君子所必不

季九我曰
 始終只言
 君子不遇
 而一事為
 小人亂倫
 隱然言外
 矣

遇之變所不必講之事也吾誠君子豈
 有人敢以殺吾父之事而謀諸我乎
 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
 告于其子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
 也夫也鼎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也全
 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
 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
 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
 之所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
 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望者

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怛怛而不能出口矧曰
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
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間之相毀訾者遇其所
厚在席必爲之止父子夫婦間豈朋友比哉雍
糾不以雍姬爲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爲
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爲人矣平居暇
日誠不足以動入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
殺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
果聞此言者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

之所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旣爲君子
而復遇此變者也今緩於爲君子而急於講二
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
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伋壽

出處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悉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于齊而美

公取之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之使行不可日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口我之末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宣公卒二公子立黔牟惠公奔齊○莊公六年惠公入放公子黔牟殺左公子

洩右公子職
評註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理也以此評註二子之賢而生于淫亂之中猶見天理之不可泯也然以宣公之淫亂而有二子之賢豈乖氣反足以致祥耶蓋二子者

君子所謂祥而衛國所謂異也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主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彙也衛宣公之無禮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逆為姦為惡而伋

王文恪曰
善談天理

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爲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亂矣凡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干至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而長所見聞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亦存

凌約言曰
又丁轉文
字奇幻

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爲變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爲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官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

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為漢
廣行露之章矣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
足貴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
衛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種種之種受於天也
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獲者人
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廩之盈可乎二子之受
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
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
無他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

昆湖曰二
語收束前
後有擒有
縱有結有
伏甚有理趣

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
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
者何足以知之

威公文姜如齊

出處

桓公十八年公將與文姜如齊申編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續也謂之有

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櫟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

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薨于車

評註 欲之冠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威公文姜犯禮如齊自墮其城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

之寇入甚於兵革禮之衛入甚於城郭而人每

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入無形可見故狎而

鍾伯敬曰
以城寇為
喻立意高
而格局奇

玩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

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

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

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

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

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

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

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及

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眄而罹拉幹之禍

身死異國爲天下笑一出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邪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同吾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恃禮而已無此禮則無此身陞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珮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

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踈隍塹雖險猶恐其夷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況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楚武王心蕩

出處

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人告夫
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
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大事將發天命而蕩王心焉王遂行卒于
楸木之下

評註

楚武無理義以養其心所恃者血氣
之剛耳死期將至血氣既衰故心隨
之而蕩焉若聖賢以心御氣而氣聽命于
心故勞逸憂樂死生雖變于前而此心不
為之少變也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
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懼生

汪南溟曰
斷題如破
竹之勢

王文恪曰
文勢矯健

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
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而氣反為志之帥
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
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
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
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素
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
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生死變於前而曾
子之心未嘗變也楚武王憑陵諸夏臨敵多矣

孫月峰曰
精透

迨其季年伐蕞爾之隨而心蕩焉彼初未知治
心之理所待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非真能
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能
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且歸之天而又歸
之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
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
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蟲生於稼而害稼者
蟲也蚘生於鹽而敗鹽者蚘也氣生於心而蕩
心者氣也使楚武而悟則賊吾心者豈他人邪

季本寧曰
屠理淵然

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蓋亦鉗治是氣
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
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
其養則氣為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
亦何常之有哉墮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
是氣也參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
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勅敵邪

鍾伯敬曰論治心養氣精微透徹深得天人
合一之旨然鄧曼一婦人既前知莫敖之必

東萊先生語
卷三
敗今又知王祿之且盡其慧心明眼自不可掩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